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一回 趁香車良辰擁佳麗 游僻地冀容話前游

卻說挹芬聽伯純念出這兩句詩來，別的字不懂，只「共白頭」三字覺得似說著自己，便搭訕著道：「不要做詩罷，明天是千年難得的盛會，我是去玩定的，你們便什（怎）麼樣呢？」這句話把伯純心事突然提了起來，面上便慘淡了許多。忽然一轉念笑道：「我的車已被人家借去了，想叨你些光，跨著你車沿去樂一回呢。」應辰忙道：「我原包了輛車在那裡，我們何不一起走呢。」伯純搖頭微笑。挹芬沒奈何只得應道：「什麼跨車沿不跨車沿的，大人要同去怕人家說什麼話了。」伯純大喜。這天便在挹芬家混了一天。

到明天東方還沒有發白，只聽得一陣爆竹聲，東南西北的響應起來，遠遠的又接著一隊隊的軍樂，直把伯純鬧得再也睡不住。張開眼來一看，見居然睡在挹芬家裡。仔細一聽，覺幾間屋內都靜悄悄地的，自己便輕輕地起身穿著衣服。卻驚動了一個丫頭在被窩中問道：「大人怎（這）早晚便起來了，太陽還沒下地呢。」伯純怕驚醒了挹芬，隨說道：「我原重要躺的，你自躺著罷。」說完向妝台上隨意拉了冊書，連衣躺在牀上。

揭開第一頁來看，那知不是別的，是一冊新發行的《通曆》。想要換時，又不便下牀，只得往下看。只見正月份那一頁的第四行，一直雙行直寫到底，便讀著道：

四日癸酉，金房危，宜祭祀、祈福、沐浴、剃頭、掃舍、破土、安葬、入學、修造、出行、上官赴任、會親友、開市交易、上表、結婚、登大寶……

便再也忍不住，詫異道：「從沒見《通書》上標過『宜登大寶』的。難道民意可制，天道亦可制麼？」

說完，再看了一遍，那「登大寶」三字兀自在那裡，並且這「大」字還似拉開了闊嘴在那裡向自己笑的一般。便把那通書一丟，張著兩眼向牀頂呆呆看著。恍恍惚惚見牀頂上有許多羽旄干戚，金輦玉輅，擁著個龍顏日表的聖人過去。要想把手去捫時，門外一陣軍樂把隔房挹芬驚醒，咳嗽了一聲。伯純低喚道：「早些起來梳洗罷，外邊正熱鬧呢。」挹芬懶懶的道：

「是什麼時候了？」

那些丫頭聽得挹芬說話，才一個個擦著眼爬了起來。不多一刻舀了臉水進來，請伯純洗臉。伯純此時心如冰冷，無可無不可的洗漱了。接著，挹芬亂挽雲鬟的進來，笑道：「大人怎沒還公館啊？」伯純一笑。挹芬道：「請你外邊坐罷！」伯純會意，便把房讓給了他，自向外邊書室中去。見簷前居然已掛著四盞紅明角燈，錦穗低垂，檀籠深護，明角上還隱約描畫著「太平萬歲」四字。也不去管他，自打著出去以後的主意。

不知不覺太陽漸高了，人聲漸雜了，挹芬也妝罷出來了。

見他輕清倩雅，結束非凡，暗暗點了點頭。又不多一回，午飯也過了，車也套好了。挹芬換了件衣服，向著自己嫣然一笑，便攜手上車。伯純此時喜孜孜的，擁著無雙佳麗，寶馬馱來，從車窗中望著。見六市蕭條，除卻兩面國旗、一簷燈彩以外，也沒什麼繁華景象。車到了公園門口，才要下車，見一匹高頭駿馬風也般的卷來，從車前掠過。看馬上時，一個戎裝喧赫的將軍據鞍顧盼著，正是甘棠。伯純向他笑了一笑。只甘棠卻見他同挹芬同車，現著滿臉納罕樣子，一剎時便過去了。伯純見他這樣子，自己覺得不虛此行，非常得意。便先自下車，候著挹芬一同進去。

果然千年盛典華麗非凡，一個周圍十里的園子，全憑官廳預備，竟裝點得花團錦簇。東一堆西一簇的，都是些變戲法哩，唱鼓兒詞哩。兩個才進了園不十步，便見劉其光同戚少甫胸前掛著光耀閃爍的徽章，有笑有說的走將過來，見了伯純同挹芬，忙湊上來笑道：「大人今日遇了堯天舜日，竟攜著無雙佳麗來逛起園來哩。」伯純微微一笑，故意向挹芬耳邊密語了幾句，傲然道：「我們還沒走遍園中呢，再見罷。」說完，攜著挹芬走了。

不一回又見那應辰等也走了過來。一式的峨冠雪領，像當著什麼職務的樣子。伯純笑道：「忙呀，怕還沒飽過肚呢。」

挹芬也上前見了。應辰等齊笑道：「不想老大人今天竟樂得挾妓冶游起來。」伯純笑道：「只這一點強似你們些罷了。至於計事論功，彤庭懋賞，衰老餘生那裡敢望諸君項背？」說著，又攜著挹芬走到別處去了。

大約這天的公園內，無大無小，無貴無賤，凡在《如此京華》中的人物，沒一個不吐氣揚眉的在園內。見了伯純、挹芬時，都半是認識的，總現著一種納罕樣子。還有幾個替伯純可惜道：「好好的一個人才冠冕，倘自愛著一二分，托賴著天恩祖德，怕不是台閣中人！卻自暴自棄到如此。如今越發放浪，竟向萬日■■（睽睽）的地方帶起妓來。」這種說話，伯純也聽得一二句，非但不惱，並且著實歡喜。同挹芬走了一回，一個是衰老龍鍾，一個是伶仃鸞狀（形），大家覺得有些疲乏起來，便暫向個茶亭中坐著。

見對面坐著三人，仔細看時，不覺一驚。原來三人的衣服形容，非常令人注意。一個毗羅袈裟僧人模樣，一個燕頰虎額游俠形容，這兩個是打橫坐著的。中間一個錦衣玉貌，竟如彩雲皓月一般，大有太原公子神采偉然的神氣。

看官，你道三人是誰？卻是尾生、漁陽同那個行蹤詭秘的僧人。伯純一眼看見那漁陽，認識是前天瘋瘋顛顛上門說話的人，心裡暗暗奇怪。再見那少年，真是劍眉星眼英俊非常，心裡著實的欽敬。只見那僧人向少年道：「居士珍重。」少年微微將頭點了點，僧人便飄然走了。挹芬此時走得厭煩，想要走了。伯純捨不得那少年，總想結識這人，卻又不敢造次。便先送了挹芬上車，自己重還進園來，再到那亭子裡找時，那少年早走開了。只得一人隨便踱著，見一簇簇的小元勳，都趾高氣揚鮮衣華服的在園逛著。

伯純怕見了他們兜搭，便向那冷落地方走去。到那園的東盡頭處，只聽兩個人在那議論，一個道：「我們去年不是在祈年殿上搬演過的麼？」一個道：「我記得你正坐在寶座上，被我夾頸一拎，便拎了下來咧。」伯純聽了，嚇了一跳。尋著聲走去，見是一個毛廁。廁上正蹲著兩個人在那裡出恭，滿口的卻是「皇帝」「萬歲」的亂話。伯純忍不住一笑，自己笑著自己道：「呸，我道是誰，原來蹲在廁上的臭議論罷了。」

那兩人原自無賴，見一個衣冠整潔儼然道貌的人，急急向廁上一探首，接著一口唾沫，回身便走，一齊笑著說道：「可是來勸進的麼？不要走，待孤王下了廁來，封你們七八等的子男罷。」伯純聽了心裡不快，自走向別處去了。那兩人下了毛廁，不見了那勸進人，相顧大笑道：「別管他，且去聽一回大鼓詞罷。」真是：